

刘刚/文

一个健康的人是用双脚行进的,每一个跨步都表征着个体在用生命书写并诠释历史。这里的每一步都是某种程度的因果循环,并在不同意义上创造和衡量着本体价值。但是在我们这个不谈爱情快速发展的数字时代,信念与承诺有时便不免显得苍白,有一些矫情。生命的短暂、生活的直接化和可快速还原性要求凡人们不能不屈服于快餐文化,或者说谁要将一些原生态的本质概念还原于生活,便是在拔高,便是在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也就是说“很不现实”。

可能是社会变迁速度太快的缘故,常常听到朋友讲:“对某件事情不

袋鼠的革命

知道该怎么做?”,我知道又有个不幸的人不会走路了。因为他所面临的困惑不是纯粹技术的,恰好相反,是属于生活的。对生活的不理解便是不会走路,至少是不能用两条腿健康地走路。比如说,对友谊的看法,对命运的抗争,对理想的追求……当生活不需要这些的时候,强硬地坚守一种信念犹若一个人用一只脚站牢地面,另一只脚带着重心跨出去却找不着落脚处。我们可以定义为这是“跛脚的行进”。“跛脚的行进”是一种单向度的疑虑,

客观的讲仅仅属自嘲的层次,不过是周边的生活对一种价值说不罢了,当事者还可以另找一只拐杖拄着前行。

但是另一种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便是两只脚都没法落地,而这种境遇的原因是当事人自己出于某种价值判断分两次选择了否定造成的。有一种说法讲“辩证法讲究否定之否定”,当然,有一点宿命的味道在里面,尽管这种否定又螺旋式的高级了一个层次。比如说我的一个朋友在选择第一次离婚的时候,当然是奋不顾身地

抱着“不自由勿宁死”的愿望和寻找“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情愫做出抉择的。其实这时他已经用一种价值砸伤了自己的一只脚,幸运的是他摆脱了“跛脚的行进”而找到了一只拐杖。但是若干年后,他的“命运共同体”告诉他不愿意和他共同承担命运了,因为简单的快乐毕竟比深刻的痛苦愉快得多。我的朋友被留在了无边的沙漠中央看任同行者御风而去。看到这里,我们都知道了结果——另一种价值砸伤了我的朋友仅存的一只

脚。问题变得简单甚至有一点卡通的情趣在里面,由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而且砸了两次,便有了唐老鸭的效果。伤了脚总归会好的,但脚便变了形。

变了形的脚不能正常地行走。经验告诉我们跛子是不可能像常人一样跨步的,但路还需走下去。我想,我的朋友还要前行便只能选择“跳”这种让脚着地时间最短、最敏捷而跨度最大的方式。我还想,我的朋友在今后选择连续跳跃的时候会不会想到袋鼠这种跳得最快、最远的动物?如果知道,他是肯定会喊“向袋鼠同志学习!”“向袋鼠同志致敬!”这样的口号了。

但是我还是不能够表达出对“袋鼠的革命”的敬意,尽管我也是一只袋鼠。

我的帐篷里有平安

此时此刻,我们对“正义”二字,恐怕该能有一点新的认识了。在这里,显然有着两种不同“正义”。一种,是亚伯拉罕和他母亲梅的。其结果,是维护了真正的正义,并使我们的心灵得到了洗涤,人性得到了升华。为此,他们牺牲了自己的正义,虽然那也是真正的正义。另一种,则是本·拉登和他的恐怖主义,以及某些“脑残愤青”的。其结果,则是让千千万万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千千万万无辜的人永不归来。其中,就包括我们中华民族的骨肉同胞,比如凯。至少,没有他们所谓的“正义”,凯就不会死。亚伯拉罕和那个阿拉伯母亲哈斯提,也不会。

实际上,无论本·拉登和“脑残愤青”们自以为是的“正义”,有多少所谓“正当理由”(比如“反对美帝国主义”),一旦采取了反人类的手段,那就注定只能是邪恶。不要以为“动机纯正”就一定“行为高尚”,人类的共同价值才是最高原则。更何况,本·拉登和“脑残愤青”们的动机是否纯正,本身就很可疑。

因此,不能用一种“正义”去反对另一种“正义”,更不能用所谓“正义”的名义去滥杀无辜!不想清楚这一点,正义就永远会是一座很远的桥!

这,就是《时光当铺》给我的启示。

正义是不是一座很远的桥

易中天/文

加拿大籍华人亚伯拉罕·牛是反恐部队的一员,在阿富汗历尽艰辛地寻找本·拉登。有一天,部队终于发现了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处。但,就在炸弹落下的一刻,亚伯拉罕·牛看见的却是拾柴禾的孩子。那么,他应该怎么办?

这就是音乐剧《时光当铺》给我们留下的悬念。《时光当铺》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学生曹禅的作品,而曹禅则跟亚伯拉罕·牛一样,也是加拿大籍华人。曹禅的处理,是让炸弹暂时停在半空,然后让亚伯拉罕·牛进入了“时光当铺”。在“时光当铺”里,亚伯拉罕儿时的玩具“乐高”变成了真人,向他“痛说革命家史”;妈妈苏梅则一边包着饺子,一边倾诉着母亲节的思念:给你包饺子,就是想让你圆自个儿去,圆自个儿回。

盼着亚伯拉罕·牛回圆个儿,还有他的妹妹西亚和恋人哈利菲克斯。然而,另一个母亲哈斯提,那个阿拉伯女人,却不能不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亚伯拉罕。因为只有亚伯拉罕,或许还能给孩子一条生路。只不过,要救下这些孩子的命,亚伯拉罕必须牺牲自己。

于是,亚伯拉罕有了两个选择。一是迅速撤离现场,这样就可以回家团圆,因为他的服役期只剩下五天;二是扑到孩子身上,用自己的血肉无辜的生命。走,还是不走?救,还是不救?这是一个难题。

结果,是亚伯拉罕牺牲了自己,拯救了别人,而问题却没有了结。

为什么没有了结?因为正义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实现。比方说,苏梅的,西亚的,哈利菲克斯的,还有亚伯拉罕父亲约翰的正义,就落空了。梅说得很对:我是你的母亲!从你生下来的那个夜晚,从你为了这个该死的沙漠而离开的那个夜晚,我夜夜都会醒来。我们把你养大成人,保护你,难道就是为了这个(让你去送死)?

当然不是。但亚伯拉罕没有办法,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孩子“无罪而就死地”。这是孟子所说的、全人类共同都有的“恻隐之心”。那个阿拉伯母亲哈斯提也没有错。正如乐高所说:她把她的孩子交给你,这是她最后的希望。那是她的孩子们啊!她本不想这么做的,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只好对哈斯提说:我很

抱歉!

也只好对自己的母亲说:他们还是孩子,妈妈!

苏梅却回答:我知道他们是孩子。我也有三个孩子,有谁替我这个母亲想过?我们每天倒计时等你回家,没有季节,没有月份,没有周日,只有离儿子活着回来还有几天。

是的,对于一个母亲来说,这就是最高的正义。

亚伯拉罕又只好说:正义向来是一座很远的桥。

苏梅则说:但是儿子,这次你走得太远了。

远吗?未必。至少,他是“逼上梁山”。亚伯拉罕的父母,是移民加拿大的中国人。他们历尽艰辛,受尽凌辱,好不容易建立起自己的家庭,并且有了凯、亚伯拉罕和西亚三个孩子。但是,他们的大儿子凯,却在“9·11”事件中遇难。在“时光当铺”,乐高告诉亚伯拉罕,小时候,总有坏男孩守在学校门口打他们哥俩。每次,都是凯让亚伯拉罕快跑,自己替弟弟挨打。亚伯拉罕则总是跑到医务室要来冰袋,在教室门口等哥哥。

这样一种兄弟情谊,其价值是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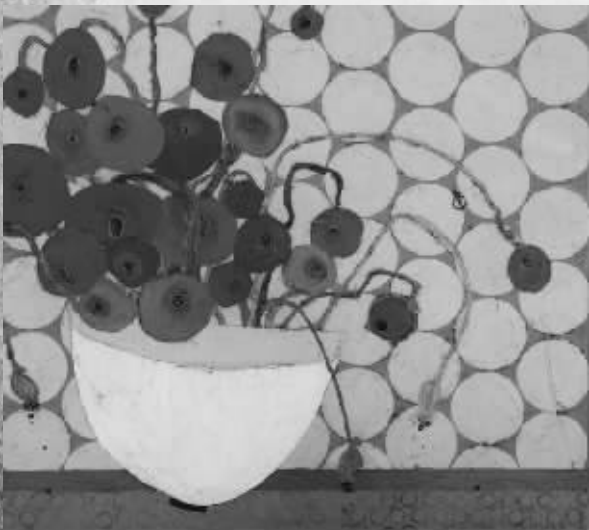
段绍译/文

2012年5月30日下午,我应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的邀请,与湖南高考王曹湘凡对话《鲁豫有约》,我和曹湘凡争论的焦点是:曹湘凡认为在中国农村孩子只有通过高考考上大学才能跳出“农门”,走向成功。而我认为人生的道路有多重选择,考不上大学照样可以在实践中学习,博采众家之长,掌握市场需要的知识;使自己和家人过上好日子。

认为只有考上大学才能过上好日子

的曹湘凡先后参加了20年的高考,直到39岁才考上一个大专,结果42岁毕业时找不到工作,在原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的特别关照下才到湖南汉寿县二中当了一名教师,得到两三千元的工资根本无法养家糊口。

而我自己比曹湘凡小一岁,同样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我当年的成绩还不如曹湘凡,与他同一年高中毕业,但我博采众家之长,并抓住一切机会向成功人士学习,后来拜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軾教授为师,终于发现了普通百姓的致富之路,现在带的学生很多只有初中学历甚至小学学历,但他们掌握了市场很需要的知识,因此而快速成了百万富翁和千万富翁。



但愿不再出现“高考王”

其实我了解曹湘凡是在2年前。2010年6月10日,《长沙晚报》A7版有报道称:曾参加13次高考,年届42岁,已有3个孩子的“高考王”曹湘凡在多方帮助下,与一家长高位达成了就业意向,具体工作岗位基本定为辅导员。这个找不到工作的“高考王”终于找到了工作。

最近,又有媒体报道《成都男子梁实第16次参加高考》,超过曹湘凡成为“中华第一高考王”。不断看到他们两位的报道,我的心中很不是滋味。做一个“高考王”真的有意义吗?这不是浪费青春劳民伤财又是什么呢?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軾说:“人生的意义是享受人生并帮助别人享受人生”,曹湘凡在20年中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共参加了13次高考,才于2007年勉强考上了60%以上的考生都能考上的大专,至今落得前妻离婚,现任妻子远走深圳打工,3个孩子靠经济并不宽裕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抚养的下场。这难道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吗?

2009年11月22日,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杨元元因贫困在学生宿舍用两条毛巾上吊自杀了,让人感到难以理解的是她居然是武汉大学经济系2002年毕业于的高材生。一个著名重点大学经济系毕业的高材生毕业7年了竟然连自己的经济问题都没有解决,而参加“湖南快乐理财游学苑”7天游学课程的

毕业生(有些毕业生只有初中一年级甚至小学五年级的学历)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为生计发愁。这难道不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笑话吗?

我不是说读大学没用,但做任何事情都是有成本成本的。也就是说,同样的时间做了一件事就不能去做另外一件事,所以做一件事可能产生的收益就是做另外一件事的成本。曹湘凡用于准备13次高考的时间如果用来走另外一条道路,也许人生将更加精彩。

记得2008年下半年,我应邀到娄底潇湘职业学院讲课。课讲完后不久,有一位来自贵州的大一学生游仁庆找到我,宣布要立即退学,要求来“湖南快乐理财游学苑”参加为期7天的游学。当时我没有立即同意。对他说:“你想退学来我身边学习可以,但你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并且征得你父母的同意。”

他说:“第一、我家里很穷,再读两年大学至少要3万元,而我家里这3万元还要临时去借;第二、我对我学的专业一点兴趣也没有;第三、我如果读完3年大专照样很难找到我喜欢的工作;第四、即使找个最多就二、三千元每月,这些都不是我希望的目标;第五、如果你跟我老师去学习,再差也不会比继续读完这个大专差。所以我一定要退学跟你去学习。”

2009年9月,通过他父母的同意,游仁庆退学去张家界参加了我的第10期“快乐赚钱,享受人生”游学班,学完7天之后,他开始走上了先打工后做老板的道路。9月底,我给他设计了一个怎样做老板的方案并且逐步实施:

1、所选行业必须是投资少的、风险小的、有发展前途的、单笔业务赚钱比较多的。所以我建议他先去房地产中介公司打工做业务员。

2、为了能让一个只有18岁,从来没有业务经验的小伙子快速找到工作,我建议他去找工作时首先声明:我第一个月不要任何底薪,也不要任何保险和福利,只拿提成,我做完一个月,如果老板不愿留下我,只要暗示一下我就自己走人,不要任何补偿。这样,他很顺利地地一家房产中介公司做起了业务员。

3、在工作中一定要替老板着想,多向同事学习,并假设如果自己是老板应该怎样工作,努力把工作做成一流。

4、为了把业务做好,我要他认真学习《合同法》、《物权法》、《民法通则》、《公司法》、《担保法》、《仲裁法》和《商务礼仪》,并每天一有时间就骑自行车去大街小巷转悠,去发现哪里有新楼盘开盘,哪里流动人口多喜欢租房子上,哪里方便贴广告,并且每天晚上到网上发布房屋供求不到一个月,他就成交了一套房子。虽然他只提成了一千多元,但这是他用自己的真本事赚的,所以特别开心。

2010年春节过后,他发现自己可以单独做老板了,我也认为他可以试着做老板了。于是他雇了一个24岁的大学生做业务员,当上了房地产中介的小老板。我认为,读大学应该主要是为了两个目的,创造财富和创造快乐。如果既不创造财富,又不创造快乐,这个大学是可以不读的。另外,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果你的时间通过另外的方式可以学到更有价值的知识,就不应该连续20年参加13次高考。

曹湘凡一意孤行参加13次高考,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比方说:《长沙晚报》说2006年高考前夕,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为曹湘凡送上祝福,祝他高

考好运;2007年9月曹湘凡考上大专开学后不久,张春贤又委托秘书打电话鼓励他:“小伙子,好好干!”

如果我是张春贤书记,2006年高考前夕我还会对曹湘凡说:不要考了,你其实还有另外一条光明大道,我不是说考大学没用,而是说这些时间可以用来做更有意义的事;2007年9月我会委托秘书对曹湘凡说:你这个大专不要读了,利用3年读大专的时间我可以教你做更有价值的事。但遗憾的是,我不是张春贤,所以曹湘凡不听我的,只听张春贤书记的。

早在2010年6月,我就想给曹湘凡一个机会,通过《长沙晚报》找到了曹湘凡的电话,我说对他的情况很同情,愿意免费邀请他参加我的第15期“快乐赚钱,享受人生”游学班,包括7天食宿和旅游门票费全免,但曹湘凡拒绝了我的邀请。

据媒体报道,曹湘凡当年读了有关杨元元的报道后,他说:“知识改变命运在我身上是一个伪命题,我只是像杨元元一样的千百万弱势群体中有抗争精神但无力回天的一个缩影。”其实我认为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而是:“选择不对,干了白费!”

当然,“高考王”的出现,跟高考年龄的放开也很有关系,曹湘凡曾在给教育部的建议中写道:“在高考报名环节,建议将年龄上限设为30周岁。30岁参加高考,大学毕业后,按照现在的要求,在35岁还可报考公务员。否则,超过30岁考大学意义就不大了。”结合自身感受,曹湘凡如此建言。

为了让更多的潜在的“高考王”不要误入歧途,我在此宣布:任何参加了3次以上高考没有考上大学的人,都可以凭3张准考证免费参加“湖南快乐理财游学苑”的7天游学(食宿和旅游门票费自理),我将给每个人量身定做做一个可以马上增加财富的未来的发展方案。

希望通过我的忠告和努力,中国从此不再出现高考王。